

“马铃薯”的词源问题*

黄河清

马铃薯 (potato)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 属茄科茄属, 地下块茎肥大, 可供食用。地上茎呈棱形, 叶卵圆形, 花白色或蓝紫色。其拉丁学名为 *Solanum tuberosum*。马铃薯营养价值比较高, 产量也很大, 它既可以做蔬菜, 也可以做粮食。马铃薯原产南美洲安第斯山区, [1] 大约于 16 世纪后半叶传入欧洲。但是马铃薯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, 说法不一致, 有学者说是明万历年间传入的, [2]270-272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这种说法还需进一步考证, [3] 还有一种说法是, 马铃薯是 18 世纪传入的。[4] 这些说法孰是孰非, 现在还很难作出判断, 这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。不过, 我们在学者们的讨论中发现一个问题, 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马铃薯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问题上, 对于“马铃薯”名称的起源问题, 不太涉及, 虽然有一个学者对此有过自己的看法, 但遭到了质疑, 此后就不见有人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因此本文想就这方面的情况作些介绍, 同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, 最后再介绍一下笔者这几年来对“马铃薯”词源所作的研究。

20 世纪 60 年代, 农史学家万国鼎著有《五谷史话》一书。书中说, “马铃薯”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康熙三十九年 (1700) 的闽《松溪县志》。该书在卷之六食货志中说: “马铃薯, 叶依树生, 掘取之, 形有大小, 果如铃, 子色黑而圆, 味甘苦。” [5] 其实, 有关“马铃薯”词源的这一说法, 在万国鼎之前已经有人提出来了。例如 1918 年孔庆莱、吴德亮等人在《植物学大辞典》“马铃薯”条中这样说:

马铃薯 (*Solanum tuberosum* L. ジャガタライモ, ジャガイモ): 茄科茄属。南美智利国原产, 有栽培于园圃间者, 多年生草本, 高至二三尺, 其块茎生于地中, 外皮有白与淡红二色。……名见《松溪县志》, 一作“马铃薯”, 又名“阳芋”, 见《植物名实图考》, 云阳芋即“黄独”也。 [6]

后来这种说法遭到了翟乾祥的质疑。翟乾祥对马铃薯在我国的传播有过长时间的研究, 发表过许多文章。 [2] [7] [8] [9] 翟乾祥说: 《松溪县志》中的“‘马铃薯’为薯蕷科薯蕷属黄独的别名。审视原文‘叶依树生’、‘味甘苦’, 是有苦味的多年生缠绕草本植物, 和黄独的性状相符, 与茄科茄属马铃薯的性状是有差异的。黄独是种清淤祛毒的草药。” [9]50 黄独, 拉丁学名为 *Dioscorea bulbifera*, 是一种蔓生植物, 原产南亚, 属于热带、亚热带植物, 在中国北方不能生长。这种植物可入药, 其根和块茎能解药毒, 厚肠胃, 去热嗽。 [10]1676 黄独与马铃薯有一定相似性, 容易混淆, 在《植物学大辞典》对马铃薯这一解释中, 就将这两种植物看作是同一个物种。其实, 这不

但在中国是这样，在西方也这样，例如在英语中就将黄独叫做 air potato（气生马铃薯）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毕竟是两不同的植物。《松溪县志》中的“马铃薯”是指黄独，不是指 potato。

翟乾祥虽然否定了孔庆莱、万国鼎他们的这种说法，但他对“马铃薯”这词究竟产生于何时也没有作出回答。不但翟乾祥这样，其他研究马铃薯在华栽培史的学者，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。^①

应该说，虽然《松溪县志》中“马铃薯”并非指 potato，但这样的词语形式已经有了。所以现在的问题是，“马铃薯”是什么时候开始转而用来指 potato 了？

笔者先是查了《汉语大词典》。但该词典在“马铃薯”（potato）条下没有给出它的书证。^[11]本来《汉语大词典》对于古词语是比较重视的，研究也是比较扎实的，常常会在词语后面提供引自古籍的书证。可是这个条目的书证却出现空缺了。1988年出版的《辞源》主要收录的是鸦片战争之前的词语，^[12]但该词典没有收录“马铃薯”。后来笔者又查了网上的古籍数据库《国学宝典》，结果只在1904年以后才找到了“马铃薯”（potato）的用例。^[13]所有这些是不是在表明，“马铃薯”（potato）这词是近现代才出现的词，以前是没用的？当然，“说有易，说无难”，我们还不能过早地地下这样的结论。

不过我们暂且把视线拉回到近现代。比如我们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在1904年以前“马铃薯”（potato）的用例有没有？或者说，根据现有的条件，该词的用例能提前到什么时候？而事实证明要找到1904年以前的用例是可能的。在我们的考察中，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可能是这个词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的时间段。而且我们还发现开始时它大多出现在与日本有关的文献中。我在当时的文献中找到的第一个书证来自黄遵宪的《日本杂事诗》（1879）。该诗集卷一中在一首七言诗的后面，黄氏注有一段文字：

初来泊平户时，循塍而行，夕阳红处，麦苗正青。过民家，有马铃薯，欲购之，给予值不受。民风浑朴，如入桃源。^[14]

在这段文字里，黄遵宪讲述了他第一次来平户时，^②这里一片田园风光，民风也很淳朴，他向村民要了马铃薯，但人家不肯收钱。这里的“马铃薯”当指 potato，而且它可能是个日语词，因为 potato 在日语中就叫“马铃薯”（ばれいしょ）。黄遵宪的这个例子是迄今为止笔者所找到的汉语文献中“马铃薯”用来指 potato 的最早书证。在现代汉语中，“马铃薯”这词有两个义项，一是指马铃薯的这种植物，二是指这种植物的地下块茎。上例中的“马铃薯”指的是第二个义项。后来，笔者在黄遵宪的另一本书，即《日本国志》（1890）中又有了新的发现。该书卷九为“天文志”，其中在讲到日本农事时说：

三月十八日宜种牛房、胡瓜、蕃椒、茄子、甘薯，宜植蕺荷，种西洋野蔬，宜移植梅、杏、枇杷、南天竹等，宜植马铃薯。……七月三十日宜摘胡麻、木棉之抽嫩枝者，种

二回马铃薯。^[15]

在日本，马铃薯一年中可种两次，一次在春季，一次在夏季。黄遵宪所说的三月的那一次是春季马铃薯，七月的那一次是夏季马铃薯。其中“种二回马铃薯”显然是一句日式汉语，“二回马铃薯”是指第二次种植的马铃薯。很可能《日本国志》中的这些话是来自日文书籍，这里有些话黄遵宪已经作了翻译，但有些是将原来的词句直接抄录下来了，没有翻译，如“二回马铃薯”。由此可见，《日本国志》中的这些话多少是受了日语的影响，尤其是这“二回马铃薯”。所以我们认为，黄遵宪这里的“马铃薯”是来自日语的。同时我们看到，黄遵宪这里的“马铃薯”与前面《日本杂事诗》中的“马铃薯”是有区别的，《日本杂事诗》中的“马铃薯”属第二项，而这里的“马铃薯”则属第一项了，是指这种植物的本身。黄遵宪的这两个例子恰好完善了现代汉语中“马铃薯”这个词的全部语义。

1879年黄遵宪使用“马铃薯”之后，汉语文献中这个词逐渐多了起来，而且大多出现在与日本有关的或者从日语翻译的书籍中，如顾厚焜的《日本新政考》（1888），^[16]傅云龙的《游历日本图经》（1889），^[17]谢洪赉的《最新中学教科书》（1904），^[18]虞和寅的《博物学教科书》（1906）^[19]以及楼藜然的《蓄盒东游日记》（1907）^[20]等等，这类例子可以举出很多。其实我们注意到，这种现象与当时日语借词大批进入中国是同步的。所以单就这个现象来看，汉语中的“马铃薯”好像是来自日语的，或者是这个词先在中国出现，后进入日本，在那里经广泛使用后再回流到中国。其实，关于“马铃薯”是来自日语的词，早就有人说过，周振鹤和游汝杰在《方言与中国文化》中，就将这个词列入“由日本人以汉字的组合去‘意译’欧美词汇”的一类词。^[21]当时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，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 potato 曾有许多名称，如土豆、地豆、山药蛋等等（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后面有专论），但当“马铃薯”这词开始流行时，它也就成了 potato 在汉语中的正式名称了，如陈耀西在《最新农业教科书》（1909）中说：“马铃薯，俗称洋山芋。”^[22]说“洋山芋”是俗称，那自然“马铃薯”就是正称了。陈耀西曾在东京蚕业讲习所学习，回国后写了这本《最新农业教科书》，而且写这本书时又参考了日本的书。所以对“马铃薯”名称这样处理应该是受了日本的影响，因为当时在日本，“马铃薯”已经是这种植物的正式名称了。在陈耀西之后，《植物学大辞典》（1918）也将“马铃薯”作为该植物的正式名称立为词目，而其他名称只在条文中稍微提及了一下。^[6]

如果说，“马铃薯”真的来自日语，那么我们还得继续追问，即日语中的“馬鈴薯”是怎么产生的？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法。一般认为，马铃薯是荷兰人于1598年带至长崎的^{[9]50}^[23]。但“馬鈴薯”这词的出现比较晚，它第一次出现已经在18世纪晚期了，在当时汉医学家小野兰山（1729—1810）的一本书中见到了这个词，但书中这个词是指什么植物未详。明确是用来指 potato 的“馬鈴薯”的出现是在此之后。至于为什么称“馬鈴薯”，日本学界有几种说法：1. 因 potato 形似马的铃铛，故名“馬鈴薯”；^③ 2. potato 是经荷属东印度群岛传入日本的，“馬鈴薯”中的“馬鈴”是指 Malay（马来的），“馬鈴薯”的意思是从马来来的薯。^④ 因此，日

本学者认为，“馬鈴薯”是日本人创制的词，后来它传到了中国。^[24]不过我们从上述这些说法还可作出这样一种猜想：汉医学家小野兰山书中的“馬鈴薯”可能是指一种中药，即具有清淤祛毒功能的黄独，这个“馬鈴薯”是从中国借去的。但后来“馬鈴薯”用来指 potato 了，并开始在日本流行，而它原来所指的黄独，则用“何首烏芋”（カシユウイモ）、“苦何首烏”（ニガカシユウ）、“黄独”（カシユウ）等来指称。然而，上述这些说法，大多缺乏史料的佐证，有的虽然提供了一些线索，但还需深入研究，而有的只是猜想而已。

以上是我这几年来关于“马铃薯”这一名称的研究情况，虽然不完整，但先拿出来作一些介绍。

下面再来说，马铃薯的另外一些名称。从明末开始有关马铃薯的名称就陆陆续续出现了，如：

词例 1：地蛋、地豆、土生、土芋、香芋、洋山药、杨芋、阳芋、羊芋、爪哇薯、子山药

这些名称已经有学者提及过，^{[8]91-92 [9]49 [25]}这里不再多说。下面再列举一些笔者收集到的与上述不同的有关马铃薯的名称：

词例 2：白芋、地豆子、地果、番菇、番薯、番芋、广芋、黄芋、土豆、荷兰薯、荷囉薯、红毛番薯、黄薯、荷兰薯、南芋、山薯、山药、山药蛋、山药豆、山药豆儿、山芋、薯、薯蕷、薯仔、勿爹打、西芋、亚美利加薯、洋番薯、洋番芋、洋山芋、洋薯、洋芋、洋芋芋

在上列名称中，“地果”为法语 *pomme de terre*（马铃薯）仿译，*pomme de terre* 的原义是“地里的苹果”。“勿爹打”为英语 *potato* 的粤语音译，而“荷兰薯”和“洋芋”也见于日语，是中日两种语言共同使用的词语。

词例 1 和词例 2 中的词语有的现在已经不用了，如“勿爹打”、“亚美利加薯”等；有的只在某些地区使用，如“薯仔”主要在粤方言区使用；“洋番薯”、“洋番芋”、“洋芋芋”、“洋山芋”等主要在吴方言区使用；“地蛋”、“地豆”、“地豆子”等主要在北方的某些地区使用。^[26]那么马铃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名称？这可能与它在中国的传播途径有关。

由于马铃薯在栽培过程中容易因病毒和高温引起退化，^[27]所以与其他作物如番薯、玉米相比，它的传播链比较短，而且容易中断。而中国幅员辽阔，南北东西气候差别大，马铃薯由多条路径、分多次传入中国的可能比较大。^{[8]91}据史料记载和学者们的考证，马铃薯可能由东南、西北、南路等路径传入中国。东南路马铃薯是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人带到台湾的，后又传入广东、福建以及江浙一带，所以在台湾和广东的广州、梅县以及潮汕地区，现在还叫马铃薯为“荷兰薯”。^[26]西北路马铃薯由晋商自俄国或哈萨克汗国（今哈萨克斯坦）引入中国。南路马铃薯主要

由印尼（荷属爪哇）传入广东、广西，所以在这些地方马铃薯又被称为“爪哇薯”，然后马铃薯自此又向云贵川传播。^[1] 由于马铃薯是从不同的路径传入的，自然各地的名称也不会相同。这应该是马铃薯名称众多的一个原因。

但是，不管各个地区对 potato 有怎样的叫法，“马铃薯”终究还是大家普遍接受的名词，而且现在一些词典还将它作为这种植物的正式名称予以收录。由于“马铃薯”在词语上具有这种重要性，所以我们对它的词源格外关注。^⑤ 但遗憾的是，现在还是有许多问题不是十分清楚。例如，汉语中的“马铃薯”（potato）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如果说该词是从日语中来的，那么日语中的“馬鈴薯”（potato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它与小野兰山书中的“馬鈴薯”是怎样的关系？这些都还需要继续研究。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对“马铃薯”词源探索本身这件事情上，而且它在记述马铃薯在华传播历史时，也是一个颇受人们关注的内容。

*本文在写作过程中，曾得到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姚德怀先生在资料上的帮助，谨此谢忱——作者注。

注释：

①如[25]就是一例。

②平户是长崎北部的一个地区，是古时中国与日本进行商品交易的一个基地。

③中国学界也有类似的说法，说汉语中的“马铃薯”因这种植物的块茎“其形有如马铃”而命名，见王艾录《现代汉语词名探源词典》，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32页。

④在早期，日本还将马铃薯叫做“咬吧芋”（ジャガタライモ）。为什么叫“咬吧芋”？这个名称与印度尼西亚有关。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（Jakarta），原来叫 Sunda Kelapa。明清时，汉语文献中常将 Sunda Kelapa 称作“咬口（口+留）吧”，或“咬吧”，后者是前者的简称，这两个词都应该看成是 Kelapa 的音译。后来“咬口（口+留）吧”和“咬吧”传到了日本。于是就有了“咬吧芋”这样的名称。“咬吧芋”的意思是来自咬吧的芋。在日本马铃薯还叫“琉球芋”（りゅうきゅういも），其命名的理据与“咬吧芋”相类似，因为还有一种说法，说马铃薯是从琉球传入日本的，故称“琉球芋”。

⑤在本文的讨论中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，不管是汉语中的“马铃薯”还是日语中的“馬鈴薯”，它们与英语中的 potato 在语源上都没有关系。potato 源自西班牙语中的 patata，patata 来自加勒比地区海地的泰诺语（Taíno language）batata（甘薯）。[泰诺语属印第安语群阿拉瓦克语组（Arawakan languages）。]所以 potato 原来是指甘薯，但后来它用来指马铃薯了，因为马铃薯和甘薯一样，也有可食用的块茎（尽管两者是不同的植物），参见 C. T. Onions. *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*.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6: 700. 以及 Wikipedia.Potato[DB/OL].(2018-06-14)[2018-06-29].<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Potato>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谷茂,谷彦.关于栽培马铃薯起源的探讨[J].南昌:农业考古,1999(1):191.
- [2]翟乾祥.我国引种马铃薯简史[J].北京:农业考古,1987(2).
- [3]丁晓蕾.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技术及社会经济分析[J].南京:中国农史,2005(3):4.
- [4]谷茂,信乃诠.中国栽培马铃薯最早引种时间之辨析[J].北京:中国农史 1999(3):84.
- [5]万国鼎.五谷史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:30-60.
- [6]孔庆莱,吴德亮,等.植物学大辞典[M]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18:846.
- [7]翟乾祥.华北平原引种番薯和马铃薯的历史[A].中国古代农业科技[C].北京:农业出版社,1980:233-244.
- [8]翟乾祥.马铃薯引种我国年代的初步探索[J].北京:中国农史,2001(2): 91-92.
- [9]翟乾祥.16—19 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[J].北京:中国科技史料, 2004(1).
- [10]李时珍.本草纲目:第二十七卷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2:1676.
- [11]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,罗竹风.汉语大词典:12 卷[M].上海: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 1993:781.
- [12]广东,广西,湖南,河南辞源修订组.辞源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8.
- [13]国学宝典.马铃薯[DB/OL].(2008)[2018-06-19].<http://www.gxbd.com/>
- [14]黄遵宪.日本杂事诗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85:609.
- [15]黄遵宪.日本国志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:103-104.
- [16]顾厚焜.日本新政考[M].\刘雨珍,孙雪梅.日本政法考察记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:6.
- [17]傅云龙.游历日本图经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:229.
- [18]史砥尔,著.谢洪赉,译述.最新中学教科书[M]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04:158.
- [19]虞和寅.博物学教科书[M].上海:宁波文明学社,1906:100.
- [20]楼黎然.蓄盒东游日记[M].//吕顺长.教育考察记:下册.杭州:杭州大学出版社,1999:850.
- [21]周振鹤,游汝杰.方言与中国文化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6:262-263.
- [22]陈耀西.最新农业教科书[M]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09:22 页阳面.
- [23]卢育华.马铃薯史话[J].北京:世界农业, 1985(5):51.
- [24]Wikipedia.馬鈴薯[DB/OL].(2018-05-07)[2018-06-20].<https://en.wiktionary.org/wiki/馬鈴薯>
- [25]佟屏亚.中国马铃薯栽培史[J].北京:中国科技史料,1990(1):10-19.
- [26]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.汉语方言词汇[M].北京:文字改革出版社,1964:76.
- [27]刘宗燮.马铃薯退化问题史略[J].天津:天津农业科学,1991(2):30.

作者通信方式: huang.1958000@163.com。